

摘不掉商人的有色眼鏡

幾
又

會因喪德而人財兩空。

在缺乏現代經濟學理論的明朝，商人並不容易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同。再富有的商人，也難以擺脫道德上的先天「瑕疵」。費解的是，儘管民間對商人表現出一貫的不屑，但在馬夢龍與凌濛初的筆下，致富二字又與道德的因果報應緊密相連。問題由此而來，這到底是對富裕群體的批判還是對道德的讚美呢？

亞當·斯密的《富國論》發表的那一年，也是清乾隆四十七年，此時的乾隆精力尚且旺盛，忙於下江南。十一年後，當急欲打開中國貿易大門的英國，以為乾隆祝壽的名義，派遣使臣馬戛爾尼率領龐大的使團來華。隨行帶來了數千件禮物，其中不乏代表了西方科技和商業文明成就的作品。但在以天朝自居、夜郎自大的時代，傲慢的乾隆錯過了不僅僅是搭上工業革命的快車，一同滅掉的還有西方商業理論的可貴火種。事實上，中國與西方的發展距離自此便迅速拉開。

提起胡雪巖，許多人立馬會想到盛宣懷商。如果沒有權力的庇佑，胡雪巖包括晚清的盛宣懷，均不可能取得那麼大的成就。本書描寫過的胡雪巖，着重體現的並非他的經商才能，而是他在官商兩界的神通，是他動輒揮下成千上萬銀兩，滿足個人生活的窮奢極欲。這多少讓人感有點《紅樓夢》裡的奢華影子，隱約中又有一種為胡雪巖後來遭際埋下伏筆的某些寓意。

嚴格地講，《交易所現形記》算得上是一部真正的商業題材小說。小說以一九二一年上海的「信交風潮」為背景，勾勒了商界的卑鄙醜態、爾虞我詐。原本有過生意合作的商人朋友，一次爭風吃醋埋下禍根，居然成為雙方明爭暗鬥的火種。與傳統商業小說不同，本書着重描繪了商業內幕，真正突出了「商戰」特色。不過，這種「商戰」，絕大部分手段基於信息的不透明，或者故意擾亂視聽，這或許就是那個年代商場中的一天特色。

就這五本書集集的小說而言，寫作手法上當然各有不同，但最讓人感慨最令人難忘的，當數歷代社會對於商業的認知。只要有了人類，就有交換。只要是交換，就有商業元素。無論東方還是西方，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商業常常被置於「不義」的道德烤架，很難讓人恭維。一些傳統戲劇也會將商人臉譜化，嗜利、冷血似乎成了他們與生俱來的標誌。如果沒有亞當·斯密，即便經濟仍舊發展，不知商人的地位究竟會到何時才能與社會大眾平起平坐？

文學雖然高於生活，但畢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會現實的反映，蘊含着社會發展歷史的密碼信息。文學家雖應有擔當，但文學家未必是理論家，更不可能是經濟學家，所以長久以來，文學作者對商人的描寫難以掙脫道德的窠臼。倒不是支持文學對商人道德的醜化，文學本身也是心靈的窗戶，如果大眾心靈上的認知未曾開啓，文學又能有何作爲呢？某種意義上正因為長期摘掉不帶仇視商人的有色眼鏡，現代市場經濟理理在很長一段時間難以獲得中國人的認同，這何嘗不是近代遠遠落後於重商西方的原因之一呢？

燒南北

許揚

書。後一朝代為前朝代「修史」真的能夠做到客觀真實嗎？我不以為然。因為「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所以，至少在「書寫」到今天的勝利者在奪取龍椅、打下江山的過程中，任何有損其光輝形象的内容因此可能被有意無意地遺忘、忽略甚至改動，甚至於讓「犯」變為「花」。

「二十四史」距離今天的我們可能有些遙遠，但是發生在上個世紀的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可不是這樣，並且一些親歷者或者說是目擊者甚至還在；然而，這其中的某些事件在過去年代同樣模糊、扭曲過。譬如說抗日戰爭，這是一場深刻地影響了現代中國歷史的大事件。這場民族解放戰爭最終中國人民取得了勝利這毫無疑問的，但是，在漫長的八年抗戰中，到底哪些力量發揮了重要作用，為勝利作出了巨大犧牲和貢獻，在上個世紀的很多書籍中，有表述，有反映，但是，不少書籍中的表述卻未必客觀和公正。這些書籍，甚至包括學校的教科書。因此，人類進步的階級和公正的觀點影響了一到兩代人。這樣的書是「人」類逐步的階梯」嗎？能夠「治愚」嗎？

梅蘭芳呢？也是一位六十五歲的老人了。一九五八年八月，應梅蘭芳之邀，堂兄梅秀冬來到北京。梅蘭芳管吃管住，不讓梅秀冬操一點心。梅蘭芳給堂兄梅秀冬過完七十壽，沒有讓梅秀冬立馬打道回府，而是把梅秀冬留下來敘敘手足之情，達一個月多。一九五九年九月，秋高氣爽，萬里無雲，梅蘭芳的手足之情油然而生，就把自己珍藏多年的梅巧玲畫像贈與梅秀冬。梅巧玲清朝同治、道光時期人，京劇表演藝術家，因他在京劇旦角表演藝術方面的突出成就，被清光緒皇帝封為「同光十絕」畫師而流芳千古。這位因畫譜流芳的畫家沈容圃繪入《同光十絕》畫譜而流芳千古。可以這麼說這一畫譜文物收藏價值很高。梅蘭芳不僅把這畫譜贈與堂兄梅秀冬，還是在畫譜上題詞：「我的祖父巧玲公的戲裝像，飾梅蘭芳關太后，係老畫師沈容圃所繪，贈與秀冬大哥，以資供養。」使本來就價值連城的畫譜再次升值。

「當用則萬金不惜，不當用則一文不費」。福芝芳夫人眼裡關於梅蘭芳的「大手大腳」，並不是鋪張浪費，肆意糟蹋錢財，而是把福藏着梅蘭芳對他人，尤其對鄉親的滿腔熱忱和濃濃的愛。

《范愛農》

散文可不可以虛構？有人認為不可以，虛構就是小說。但從若干散文創作的實際去，局部的虛構似未能免。中人物的語言尤其是如此，是分量不能過多，不能穿窬，應有嚴格的控制和恰當的處理。

魯迅的回憶文《朝花夕拾》集中，既有因時間甚遠而造成的記憶偏差（一般回憶錄中也難免有這種情形），還有若干自由的抒寫，亦即爲了文章之美故意的虛構——這是在研讀此集特別是《范愛農》一篇時應當心中有數的。這一點魯迅本人曾經聲明，《朝花夕拾·小引》寫道：「這十篇就是從記憶抄出來的，與實際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現在只說是這樣。」最後一段是很好的解釋和煙幕，我們可以理解爲其中多有爲藝術的需要而作出的虛構。

《范愛農》一文寫作者與范愛農的四段交往：九〇七年在東京的同鄉會上，一九一〇（「革命前年」）春末在紹興重新相會及其稍後，紹興光復手之後。其中的虛構主要見之於一、四兩部分。

第四部分寫道：「報館案是我到南京後兩三個月結的，被一群兵們擄去。子英在鄉下，沒有事，德清還在城裡，大腿上被刺了一尖刀」，於是孫德清（卿）拍了一張顯示刀傷的照片，「並且做一篇章敘述情形，向各處分送，宣傳軍政府的橫暴。」這裡的說法，似乎王金發的部下擄取《越鐸日報》及孫德清（卿）的四處喊冤是在一九二一年三月。

母蘭芳的「大手大腳」

陸琴華

人與事



客人多，二來梅劇團裡的那些老爺子都喜歡喝茶，人來人往，你一杯我一杯，十來塊開閩南講茶話，不了多久就會被人喝得精光。只是福芝芳夫人認為梅蘭芳大手大腳花錢慣了，上前攔一攔也算是給梅蘭芳提個醒，沒有別的意思。

像這種大手大腳花錢，最終又能贏得福芝芳夫人理解和支持的事還有一些。梅芳兄是梅蘭芳同祖裡的一位堂兄。這位堂兄家裡一直存有梅氏列代祖宗牌位。一九五六年三月初，梅蘭芳偕福芝芳夫人和幼子梅葆玖到泰州尋蹤祭祖。在梅芳老家裡梅蘭芳看到了梅氏列代祖宗牌位，從中找到了那些從老祖母嘴裡耳熟能詳的名字，心情非常激動和興奮，感激涕零。這位堂兄之情也油然而生。「酒債尋常行處有，

的虛構成分

農 業

此事實上要晚些時候，其時魯迅已在北京。《魯迅日記》一九一二年八月七日：「見北京報載初五日電雲，紹興分府衛兵毀越鐸報館。」魯迅也曾看到孫德卿近乎裸體的照片，頗為吃驚。（參見張能耿《魯迅的青少年時代》，陝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三五一頁）

第四部分又記了范愛農常說的一句話：「也許明天就收到一個電報，拆開來看，是魯迅來叫我的。」這事大約會有，但范愛農決不可能用「魯迅」的名字——這個筆名是一九一八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才開始使用的，他該稱為「豫才」才對。現存范愛農致魯迅的幾封信（均載《魯迅研究資料》第四輯，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第一二四至一二七頁），稱謂皆作「豫才先生」。改作「魯迅」，是為了行文的方便。又前文「哦哦，你是魯迅！」和「老迅，我們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光復的紹興。」我們同去。」這兩處的情形也是一樣。

不過最大的虛構還是在第一部分。魯迅寫道，在一九〇七年的同鄉會上，自己與范愛農發生衝突：徐錫麟等革命志士被清政府慘殺，魯迅主張「打電報到北京，痛斥滿政府的無人道」，而范愛農反對發電報，說「殺的殺掉了，死的死掉了，還發什麼屁電報呢！」後來在推舉電報撰稿人時，又有些不愉快。這一段虛構得很厲害，據周作人回憶說，當時在會上主張發電報的乃是傾向於君主立憲派的蔣觀雲一派，他們要求清政府文明處理此案，不要隨便處刑，實際上是「借了主張公論的幌子，去和當時的清政府發生關係」（周作人《知堂回憶錄》，香港三育圖書有限公司

一九五六年三月下旬，里下河地區，桃花含苞，柳絮初露。而上海卻是燦爛陽光如同美酒，清澈明媚。京劇大師梅蘭芳驅車來到上海五馬路，即廣東路的地方，停了下來。原來這兒有一個老茶莊，茶莊剛到一批新貨——閩南磚茶。梅蘭芳要買一些閩南磚茶帶回家。那個時候的梅蘭芳剛剛結束在祖籍泰州八天七夜的演出回到上海沒幾天。泰州市政府特地委託泰州文化局幾個同志到上海來看望梅蘭芳，對梅蘭芳在鄉家老茶莊的義演表示感謝。

梅蘭芳一來到家鄉老茶莊，開口就要買十大塊閩南磚茶，而一塊閩南磚茶，小的有三百八十克重，大的有五百克重，而梅蘭芳偏偏相中了五百克重的閩南磚茶。一次性購買十塊閩南磚茶可是個不小數字啊。梅蘭芳夫人福芝芳一本正經地上下阻止，對梅蘭芳說：「不行不行，誰讓你一次買這麼多？」就理怨梅蘭芳花起錢來沒個數兒。梅蘭芳笑着對夫人福芝芳說：「你看，你看，當着眾鄉親的面就批評我，多沒面子啊。」不過，梅蘭芳一點兒也沒有生氣，芳夫人的人氣，接着說，「這要傳出去，人家不笑話我才怪呢。」說完，梅蘭芳獨自笑笑，福芝芳夫人也笑。不過，福芝芳夫人還是樂意梅蘭芳如數買了十大塊閩南磚茶。福芝芳夫人

一九八〇年版，第二百頁；參見《魯迅的故家》，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一六一至一六三頁）；另一派反對發電報，認為既然革命是雙方開火，不必跟清政府去說什麼話，魯迅和范愛農都屬於這一派；當時魯迅還寫詩諷刺蔣觀雲，范愛農引人注目之處只是他那特別的態度和語氣。

范愛農是徐錫麟的學生和同志，關係十分密切；徐錫麟被捕後，清政府追索「通逆謀亂」的餘黨，兩江總督端方致電駐日公使楊樸，指名要他密切注意范愛農和沈鈞業這兩個他的同黨，「不論何時回國，先期電知，以便設法密拿」（轉引自《魯迅生平史料彙編》第一輯，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三〇四頁）；范愛農發言時那樣激憤，那樣「冷」，原是可以理解的。對此魯迅自當有理解的同情，而不至於認為「他簡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殺了，連打一個電報還害怕。」這樣寫顯然是虛構，是運用誤會法構成衝突，為下文蓄勢，使文章波瀾起伏，也用來表現范愛農特別的性格。如果照實去寫蔣觀雲如何，自己如何，文章就容易枝蔓了。

但回憶散文中作這樣大的虛構其實是不妥當的；魯迅後來意識到這一點，自稱「《范愛農》寫法較差」。（魯迅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日致增田涉的信），差就差在虛構過頭。所以，《范愛農》一文不能完全視為信史。曾經看到一些關於魯迅的年譜、傳記，根據《范愛農》來記載魯迅同范愛農在那次同鄉會上的衝突，這是很值得加以推敲的——儘管是魯迅的原文，我們卻不能死於句下。

除了周作人提供的回憶錄之外，《范愛農》文中也有關於虛構的內證：文章在敘述過那場衝突以後寫道：「從此我總覺得這范愛農離奇，而且很可惡。天下可惡的人，當初以為是滿人，這時候才知道還在其次；第一倒是范愛農。中國不革命則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須將范愛農除去。」因為一點不同的意見，就放開革命的對象而遷怒於一個同學同鄉，情緒化到這樣嚴重的地步，哪裡是一九〇七年頃魯迅的境界？這自然是順流而下繼續為下文蓄勢的虛構，決不能作為信史來看的。



圍網養殖（福建福鼎）
高鶴雲

近年來，九
寒溝縣旅遊產業
長足發展，然而
單一的觀景遊依
然成為制約該縣
旅遊發展的一大
難題。為進一步

傳承和弘揚九寨地方民俗文化，該縣逐年加大投入，積極將文化嵌進旅遊發展中，組建了專門的民間表演團隊，常年為遊客表演非物質文化遺產藏族山歌、熊貓舞、南坪曲子等九寨文化獨特的傳統民俗節目，這當中對白馬藏族文化和風情的開發已逐步成熟。近日，九寨溝縣首個以白馬文化為主題的藏家樂——「白馬人家」正式開門迎客。

藏族風情

白馬藏族屬藏族分支，居住在九塞溝的高山上，「白馬」是古藏語，漢語意為「藏族的兵」。傳說西元六世紀吐蕃王朝東征大軍與唐朝的部隊在九塞溝一帶相遇，展開了激戰，最後，這場戰役以吐蕃王朝的勝利而告終。但這支打了勝仗的隊伍並沒有跟隨大部隊繼續前進，而是就地留守。東征結束後，這支隊伍被永遠留在這片異鄉的土地上，為了能夠永遠記住「藏兵」這個特殊的身份，他們給自己起了一個新名字「白馬」。

蕭

白馬藏族居住在高寒山區河谷地帶，房屋依山而建，一寨一村，以農耕、畜牧、狩獵、採集為主。白馬藏族服飾以白、黑、花三種袍裙為主，色彩艷麗，女性胸前飾以白玉製的魚骨牌，腰間圍幾匝亮亮的古銅錢，穿上各色布料繪製的鏤花袍裙，五彩斑斕。白馬藏族不信佛教而信奉原始藏族苯教，其中最崇信的是稱爲「葉西納蒙」（意即「白馬老爺」）的一座神山。長在神山上的樹都是神樹，這些樹的地位至高無上。

白馬藏族能歌善舞，敬酒歌、跳曹蓋、圍圈舞、熊貓舞等都獨具神韻。他們最重要的活動是每年農曆正月初一到十五，此外，每年的農曆四月十八日和十月十五日，也是他們重要的節日。在節日裡，白馬藏族都要跳他們的傳統舞蹈——跳「曹蓋」。他們戴木雕面具，以鼓鈸和銅號為主要伴奏樂器，載歌載舞。表演者在渾厚有力的鼓號聲中，以碎步沿逆時針方向轉圈而舞，舞姿多模擬各種禽獸的動作，這種舞蹈又被稱為「十二相舞」。

新開發的「白馬人家」藏家樂位於九寨溝縣漳扎鎮漳扎村，佔地約一千平方米，主要由參觀白馬博物館、體驗美食、欣賞民族歌舞展演和參與塗墨狂歡等活動組成，包括泡哥山神、非遺文化牆、旗陣、白馬民俗館、國家級非遺展演、白馬土司宴、白馬風情錦莊、白馬塗墨狂歡活動等，是目前該縣乃至藏區第一家集觀賞與體驗白馬民俗文化為一體藏家樂。

走進白馬人家，頭插白羽、身著五彩藏袍的白馬人會為來自遠方的客人「獻紅」，在這裡，遊客不僅能欣賞到原始、神秘、粗獷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和獨特的白馬民族生活習俗，品嚐到風味獨特的白馬「三寶」、「四喜」、「九大碗」，還可親身體驗一回充滿激情的白馬塗墨狂歡之夜。

「北」為口蘑，產於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東
海拉爾一帶，隨着張庫大道（張庫大道是從張
家口出發，通往張家草原腹地城市——烏蘭巴托
叫庫倫），並延伸到俄羅斯恰克圖的貿易運銷
全長一千四百多公里，是「北方絲綢之路」古
的繁華，張家口公認為馳名中外的「陸路商埠」
商埠草原上生長的蘑菇帶到了張家口。這種
在張家口經過深度加工，銷往各地，故名「口
口。口味鮮，滑爽，肉質肥厚，清香適口，是
菌中之佳品，被譽為「素中之肉」、「菌中之
，為山珍海味中草八珍之一，在古代主要用於
菜的提鮮和宮廷菜的湯汁和墊底使用。經常與
燕窩搭配，在名菜「佛跳牆」中，須要有口
一食材。

「燒南北」最早形成於明末清初，初名「玉蘭燒口蘑」，後來爲了避慈禪太后的名諱（一說慈禪乳名「玉蘭」），把這道菜改名叫「燒南北」，取意一南一北兩種珍貴食材。此菜若放入蝦籽，則稱爲「蝦籽燒南北」，風味更佳。

關於「燒南北」的成名，當地民間傳說稱，有一次一個飯館的廚師將顧客吃剩下的燒口醬與燒餛飩片一起加熱時，因為各自的量不大，就把它們燒到一鍋。結果這種「雜燴」的混合菜醇香可口，並由此誕生了「燒南北」。而且很快就傳遍了張家口、宣化一帶，成為當地獨具特色的風味美食。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美味的做法也不斷改進和提高，目前在張家口、宣化的一些較大的飯店、賓館都有這道「燒南北」。

不可盡信

惑：一，「相傳」顯然帶有不確定的因素，所以，可能真的是孔子所編定，但也有可能是其他人所編定。

二，即就是真的孔子所編定，在其誕生後到孟子生活的那個時代的差不過一五百年間，很難排除有好事者在此基礎上，根據自己個人的喜好、觀點、立場進行增刪改，甚至「無中生有」。很有說服力的一點是，就是孟子所提及的《武成》。

這一篇根據通行的說法，到東漢光武帝之際已經亡佚；今天我們看到的《武成》這一篇乃是偽古文——也就是後人假託古人的名義杜撰的。在偽古文中，《武成》一篇裡的「血流漂杵」，就被寫成商紂士兵倒戈自相殘殺所致，與孟子看到的《武成》一篇中的內容顯然有相當的出入。

西諺云：「可以治亂，但是，書盡信書，則必要的警惕首先震。」

經典《尚書》讀過《尚書》現了問題！

糾這樣無邊漂浮了起來勝利，不是

要說明的一點是，孟子這裡所說的「書」指的是儒家。而孟子之所以這樣說，是有他的道理的：他曾經在《孟子·滕文公下》中說過一句話：「（《孟子·盡心下》）讓我們對書保持性。」這就是從積極的角度來評價書對人的促進作用的。二〇〇多年前，孟子還向我們說過這樣一句話：「（《孟子·盡心下》）讓我們對書保持性。」這就是從積極的角度來評價書對人的促進作用的。

仁人天下沒有敵手，像周武王這樣仁道的人討伐商的人，怎麼可能血流成河，甚至把揭陽米用的長木槌都呢？他的意思是說，周武王討伐商紂之所以能夠取得強大的軍事手段，而應該是靠他倡導仁愛贏得的民心；或者說，通過血腥的戰爭，贏得討伐商紂的勝利，顯然不該是周武王這樣的仁人所能接受的方便義也。因此，上述中的相關記載，孟子是十分懷疑的。

問題因此也就來了：《尚書》相傳為孔子編定，屬於儒家十分看重的典籍，其真實性本該毋庸置疑，可怎麼竟也存在讓人生疑的地方？

神山。長在神山上的樹都是神樹，這些樹的地位至高無上。

白馬藏族能歌善舞，敬酒歌、跳曹蓋、園園舞、熊貓舞等都獨具神韻。他們最重要的活動是每年農曆正月初一到十五日，此外，每年的農曆四月十八日和十月十五日，也是他們重要的節日。在節日裡，白馬藏族都要跳他們的傳統舞蹈——跳「曹蓋」。他們戴木雕面具，以鈺鼓和銅鈸為主要伴奏樂器，戴歌戴舞。表演者在渾厚有力的鈺鼓聲中，以碎步沿逆時針方向轉圈而舞，舞姿多模擬各種禽獸的動作，這種舞蹈又被稱為「十二相舞」。

新開發的「白馬人家」藏家樂位於九寨溝縣漳扎鎮漳扎村，佔地約一千平方米，主要由參觀白馬博物館、體驗美食、欣賞民族歌舞展演和參與塗墨狂歡等活動組成，包括泡哥山神、非遺文化牆、旗陣、白馬民俗館、國家級非遺展演、白馬土司宴、白馬風情錦莊、白馬塗墨狂歡活動等，是目前該縣乃至藏區第一家集觀賞與體驗白馬民俗文化為一體藏家樂。

走進白馬人家，頭插白羽、身著五彩藏袍的白馬人會為來自遠方的客人「獻紅」，在這裡，遊客不僅能欣賞到原始、神秘、粗獷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和獨特的白馬民族生活習俗，品嘗到風味獨特的白馬「三寶」、「四喜」、「九大碗」，還可親身體驗一回充滿激情的白馬塗墨狂歡之夜。